

洪武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Z424.9
19
:84

八十四

目錄

周禮虎

上江蘇巡撫李公在

鴻臚寺卿吳

鵠月邊賞賀

銀貴不足

上兩江總督

再上高品之書

准折錢務

論兵務疏

唐苑甫題史天文對

復錢學初內閣書

二題先生詩稿

書張瑞吉遺稿

沈丙聲

增刻儒學類方序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洪武

第八十四冊目錄

周騰虎	一
上江蘇巡撫李少荃中丞書	三
上黃巡撫書二	一六
鴉片煙爲天下大害說	二二
鴉片煙當嚴禁說	二四
銀貴不足害說	二七
上兩江總督曾滌生先生書	三〇
再上曾總督書	三六
淮浙鹾務并合一道議	四〇
論兵務條議	四三
侯楨	四三
唐純甫經史天文志表序	五一
復錢揆初內翰書	五三
二裸先生生礦銘	五六
書張端甫遺稿後	六二
沈丙瑩	六五
增輯傷寒類方序	六七

劉蓉	七〇
擬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七〇
三國志帝魏不帝蜀論	七四
李泌論	七七
書權德興辨亡論後	八二
開卷有益論	八四
致某官書	八九
與曾伯涵郭伯琛書	一二
復郭伯琛孝廉書	一二六
復彭竹溪書	一三三
復曾滌生檢討書	一三八
與郭筠仙孝廉書	一四八
答曾滌生檢討書	一五七
復曾滌生閣學書	一六六
與曾滌生侍郎書	一七八
復郭筠仙觀察書	一八五
讀明史徐貞明傳書後	一九三

顏擴安種花說	一九九
羅子畏字說	二〇五
勉學者說	二〇九
復曾相國書	二二三
與諸弟	二二三
孟子文選序	二二七
書林文忠公手卷後	二三〇
東臺山謙遊後記	二三三
修篁察記	二三六
遊君山記	二三八
玩易閣記	二四一
蔣琦齡	二四五
進中興十二策疏	二四七
答何鏡海觀察書	二四二
楊士達	二五五
答徐廉峰論新疆置行省疏	二五六
與黃子覺論爲學書	二六六
吏事識小錄自序	二七一
求實篇	二七七
漢學宋學論	二八二
松江守城記	二八六
遊燕子磯記	二九三
夏煌如	二九九
請嚴禁市牙摻和以興紡織之利	四〇一
諭輕利	四〇一
重修江陰縣志序	四〇六
孫懷之印譜序	四一〇
張岳齡	四一三
團練防匪議	四一五
答次青	四二一
策問	四二三
亢樹滋	四二七
與徐某書	四二九
市隱書屋藏書目錄序	四三五
國朝八家文鈔序	四三八
明三家文鈔序	四四一
書歸震川文集後	四四四
士論	四五六
遊天平山記	四五二
方朔	四五五
談瀛徵實自序	四五七
近己錄序	四六〇
重刻聊齋志異拾遺序	四六三
花松岑少農東使記程序	四六六
正誼堂理學叢書序目	四七一
王逸蘭明經妙蓮花室集序	四七四

周散氏南宮大銅盤銘跋	四七六
舊拓周宣王石鼓文跋	四七八
漢武氏祠左右前後石室畫像題字全本跋	四八二
漢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跋	四八六
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遷碑跋	四九〇
題朝鮮李萬船侍郎詩冊	四九三
沈鼎甫師年譜書後	四九五
書吳竹如少司寇拙修集後	四九九
雙鉤長垣本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五〇六
僞學辨	五一一
遊梓潼山記	五一四
金和	
上吳和甫師書	五一七
惆悵詞序	五十九
秦淮艷品序	五三〇
吳次山詩序	五三五
原豆	五四一
劉長佑	
展緩越南例貢摺	五五一
查明學政參欵摺	五六三
宋逆南竄現籌防截摺	五六六
統兵大臣陣亡摺	五六八
永定引河工竣摺	五七四
劉毓崧	
陸善泉	五四五
夢籀堂印存序	五六五
與劉叔俛書	五四九
郭生子貞周易漢讀考序	五六一
成芙卿禹貢班義述序	五六六
孫柳君十三經音義故序	五六七
海州文獻錄序	五六八
加廣天津學額摺	五八二
陳明近年練兵情形摺	五八六
鹽巡緝私量爲變通摺	五九六
照舊搭放鈔票摺	六〇一
捻賊運東通籌全局摺	六〇六
會籌越南軍務摺	六一
越南未能自強摺	六一六
詢訪采辦大木情形摺	六二〇
通籌夷務慎重邊防片	六二四
雲南民志未定暫緩通商摺	六二八
議增洋藥土煙稅釐摺	六三七
熟審邊情敬陳管見摺	六四四
密陳法人情形片	六六〇
上曾滌生閣帥	六六七
復總理衙門	六七〇
陸善泉	六八一
夢籀堂印存序	六八三
與劉叔俛書	六九一
郭生子貞周易漢讀考序	六九七
成芙卿禹貢班義述序	七〇〇
孫柳君十三經音義故序	七〇五

郭光祿年譜序	七一〇
胡氏叢書序	七一七
重刊吳夢窗詞稿序	七二四
杜觀察古謠諺序	七三四
南征記傳奇序	七三九
書文心雕龍後	七四二
唐元和寫本說文木部箋異跋	七四七
丁儉卿先生易林釋文跋	七五四
周易履霜履讀爲禮解上	七七〇
有字訓狀物之詞說	七七七
西漢兩大儒董子賈子經術孰優論	七九三

蜀漢崇尚古學論	七九八
李太白溫飛卿精於詞律說	八〇五
千金方考上篇	八一
周官周禮異名考	八二〇
阮文達公傳	八二三
秦廣彤	八二九
不動心說	八三一
方克勤傳論	八三三
唐侃傳論	八三五
大學小學通釋	八三七
道南淵源錄書後	八四一

周騰虎

周騰虎（一八一六——一八六二）字韜甫。江蘇武進人。少以詩、古文辭名噪鄉里，壯而留心經世致用之學，於鹽務、水利、兵事、吏治莫不留心，志在興利除弊，力救膏肓。曾入曾國藩幕府中，爲之獻策籌劃。兵燹後詩文散佚大半，其孫祖述搜羅訪求，成《餐芍華館詩鈔》八卷，《餐芍華館遺文》三卷，《餐芍華館隨筆》二卷。

郭光淳年譜

七三一

胡氏遺集

七三二

顧刊吳季齋詩稿序

七三三

有觀察古語錄序

七三四

趙氏紀傳奇評

七三五

舊文心雕龍後

七三六

唐元和舊文選文字拾遺殘篇

七三七

卷之《發揚舊學新文》三卷、《齊西華語讀書》一卷。

七三八

陳氏題序

七三九

錢文達公集

七四〇

秦漢賦

七四一

王輔音傳

七四二

周易

七四三

周易

七四四

周易

七四五

周易

七四五

周易記

上江蘇巡撫李少荃中丞書

同治壬戌

滄津接侍，飭奉訓言，光明洞達之忱，悱惻纏綿之雅，聖賢豪傑，同此襟期。虎不自慎，致騰口說，乃荷閣下愛護保全，無微不至，聞者猶爲感激。況身受者邪！區區之心，曷其有極？茲聞寵膺申命，巡撫三吳，視履多綏，壯猷奏績，挽狂瀾於既倒，大振橫流，靖浩劫於扶輿，長驅薄伐，位業履星雲而上，功名與日月常新。引睇旌麾，莫名軒鼓。虎十二日黎明從吳淞口起柁，十六日辰初始抵皖省。上水重載，致此濡遲，謁見揆帥，始知尊營軍火先已附舟東下，稽緩之愆，曷勝歉仄。虎蒙知愛之雅，輾轉思維，莫能報稱，竊見君子之道，以盡言爲忠，聖人之辭，以失人爲恥。苟有一得，何敢默爾而息乎？

廣收之有額，何能取給？故凡貨幣之道，實實虛虛，補不足，損有餘，子母相權，大小相扶，而國用常足。漢、唐事簡用約，故取之錢幣而已足。至宋而事益繁，用益費，故不能不變而用鈔。夫鈔與銀，一也。上信用之，民甚便也。南宋之費最廣，而其歲入亦最饒，則用鈔之故也。用鈔之道，要言不煩，量所入之數以爲之制，多收少放，旋放旋收，常使民間鈔有所渫，而不致於滯。信行既久，散布益多，則不竭之源矣。以上海關稅釐金所入終歲，毋慮五百萬金，準之爲制，歲可造鈔五百萬。自後關稅釐金非鈔不收，則鈔必行而且廣矣。鈔行之後，再益五百萬，一往一來，民間不乏而所出亦裕。自此卽須停止祇准倒舊換新，蓋所入五百萬卽鈔本也，一往一來，千萬不爲多也。再益之則滯矣，則無所用矣。通此意以權之，一實一虛。

賊爲我恢復疆土，皆親仁睦鄰應有之誼，不必慮其挾爲責報之地，恐遂無以塞其望也。卽其連復名都，建功樹德，吾自當極力酬之。或以額征之所入分年報償，或許其貿易通商，不分畛域，退然自處於不足助其不及而宏獎其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老子曰：惟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下之至剛。先主曰：惟德惟義可以服人。自古英雄反弱爲強，積小至大，胥是道也。夫西人之情，好夸好利而已，非有雄鷙覬覦之心，如唐之回紇、晉之契丹之僭妄也。苟悉其情，不難調御。大抵夷情，好誠惡僞，好信惡疑，彼旣親我若弟兄，我不妨視彼如子弟。腹心頭目，互相救護，此亦相好無尤自然之符也。閣下之磊落光明，廓然無我，必足以服其心，而使之爲我用。尤望絕去纖芥之嫌疑，體聖人中外一家萬物一體之意，事事

求夫事理之平，而處之悉當，則諸夷必將馴服恐後，而惟吾所欲爲。區區智取術馭之微，誠不足以羈縻今日之羣夷也。西人器械之銛利，兵勇之堅勁，所向無前，所當輒破。我兵誠有十不當一之慨，此不可求之旦夕者也。用兵之道，權奇變化，智計爲先。閣下於此時似宜蹈虛擊瑕，或浦東各廳縣，或嘉興各郡縣，擇利而進，宣有大獲。鄙意西人擊賊於東南，其西北必難兼顧。江蘇局勢又以沿江郡縣爲形勝，卽日上游水師東邁，似即可從常州、江陰、常熟等縣深闊汊港，橫擊而入。苟將常州克復，與夷人夾擊蘇州、三吳可指日而定也。此時我師聲威大壯，又得大援，裔從之民無不延頸以望王師之至。其中魁傑願就招撫者必多，似宜開一面之網，許其自拔來歸，革面革心，與之更始。出水火之民而衽席之，大德

也。散黨與以孤逆賊，大功也。名都大邑唾手可得，不遭焚掠之慘，大利也。兵家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蓋招撫解散用之國威蹙損之時，則所患實多；用之我武惟揚之日，則所收自遠。因時制宜，想閣下自有權衡也。上海兵勇日增，而犒賞夷人之資尤爲繁費。滬關區區一隅，天下目爲利藪，而近日費用之繁，轉輸之廣，商市日減，貨物日分，苟不先事豫籌，殆必岌岌不可終日矣！富與強相倚，貧與弱相因，所求不給，捉襟見肘，上下不能號令，中外不能相信，瞻前顧後，左支右絀，則貧之患也。患貧之甚，必致事事廢弛，亂源四起，故古之英君良弼，尤以足國爲本計也。今欲撥亂滅賊而不早求裕餉足用之方，恐終因餉乏而兵威且以之日絀也。近年上海無利不搜，無奇不設，亦旣詳且盡矣，尙有何利孔？

以待公之肇畫乎。殆亦未易言也。虎在滬瀆數月，嘗與識務者熟籌，惟戶捐之法宜尚可行。大戶責以數百金，中戶數十金，小戶十金至數金。上海主客之戶，何啻百萬家。稅戶賦百萬，宣可立致。古人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至丁銀口率，亘古通行。本朝地丁歸畝，名一條鞭，究之農有倍征之累，士無優免之恩，而工商末業之民，反得優游事外。古人以戶口繁盛爲富，今以人民眾多爲憂，職是故也。今戶捐之法，暗復丁銀之舊，而遠紹庸調之遺，眾擎易舉，量力輸將，不至如指捐之責之一人一戶，合於聖人均無貧乏之義。今日理財之道，似未有善於此者。曉帆方伯久欲行之，慮吳紳之流寓者不悅而止。公誠毅然獨斷，排浮議而行之，不傷財，不害民，而可得鉅款以應緩急，誠善政也。今日用銀之廣極矣，用之既

廣收之有額，何能取給？故凡貨幣之道，實實虛虛，補不足，損有餘，子母相權，大小相扶，而國用常足。漢唐事簡用約，故取之錢幣而已足。至宋而事益繁，用益費，故不能不變而用鈔。夫鈔與銀一也。上信用之民甚便也。南宋之費最廣，而其歲入亦最饒，則用鈔之故也。用鈔之道，要言不煩，量所入之數以爲之制，多收少放，旋放旋收，常使民間鈔有所渫，而不致於滯。信行既久，散布益多，則不竭之源矣。以上海關稅釐金所入終歲，毋慮五百萬金，準之爲制，歲可造鈔五百萬。自後關稅釐金非鈔不收，則鈔必行而且廣矣。鈔行之後，再益五百萬，一往一來，民間不乏，而所出亦裕。自此卽須停止祇准倒舊換新，蓋所入五百萬卽鈔本也。一往一來，千萬不爲多也。再益之，則滯矣，則無所用矣。通此意以權之一，實一虛。

則驟益五百萬金也。何求而不得乎？何事不可爲乎？二者旣行，帑藏必裕，再酌撥輪船運送惟鹽，以收江廣之利，卽以之分餉上游諸軍，是亦足餉之一道也。夫識時務者在俊傑，類非俗士小夫所能與聞者也。平世求士，尙庸謹取捷給足，供頤氣奔走而已。其弊遂至鄉愿鄙夫接踵而至，色莊貌恭以炫其行，揣摩逢合以要其終，人材大壞大抵由此。聖人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狂狷之流任眞而動，率性而行，直道常存，無所矯飾，卽有不足，一望可知，非若刺之無刺，非之無非，同流合污若鄉愿之難測也。夫小人之行，必依阿淟涊；君子之性，多磊落光明。陰陽邪正之分，若涇渭之不相混淆也。在上之人，惟慷慨敢言剛直任事之人是求，邪曲屏而人材自振矣。善用入者，常愛人而覺無棄材，一官一曲，

各有所宜，故尤貴於器使也。江浙之人，大抵巧僞文謹者多，實心任事者少。識見遠大，達於事理者則曠世罕覩矣。今公當此重任，矯矯然思大奮乎流俗，當急求輔佐之人，內之參謀帷幄，密勿樞機，外之曉暢人情，甄綜煩劇，資言語以應對，用果敢以折衝，立賢無方，其途實廣。取其大而略其小，舍其短而用其長，士氣大伸，人材必奮。昔者揆帥曾問虎曰：何以楚南上游漸次肅清，而江浙禍敗至此？虎對曰：此易識也。楚南士氣伸，而江浙士氣困塞也。楚南有一才士，交相推舉，互相引薦，上有好賢之大臣，下無媚嫉之醜行。人才畢達，野無遺賢，相勸以學業，相勉以功名，士習民風，方且蒸蒸日上，豈但無兵禍也。士氣既伸，人材競進，撥亂而返之，治固宜也。江浙近年以來，寡廉鮮恥，惟利是趨，羣以儒爲詬病，幸人